

『消失的山上高爾夫球場』

「國破山河在」曾經在杜甫的詩中描寫了因戰亂而被破壞的長安城，但今非昔比，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是說自然的山河依舊矗立在前，如同在台南水源地的山上高爾夫球場，因戰爭而變成了芋頭田，之後不再變回為時不久的高爾夫球場。時序已然過了五十年，在台南市郊的山上高爾夫球場，或許仍有些許老前輩仍記得當地，而在我模糊的記憶中，依稀可說出那個高爾夫球場。

昭和初年之際，故鄉台南亦開始推動高爾夫球建設。當時的台南州知事——今川淵先生，即是當時推動高爾夫球的有力人士。

場地即位於山上的水源地，也就是在台南車站起站的第二站新市站下車，接著在砂石街搭公車，就這麼一路搖晃的到了高爾夫球場。

父親恐怕是全台南市中第一個到達此地的人了。剛開始即在內院裡架網練習。當地在開發成高爾夫球場之後，即開始有公車及汽車的行駛。當時，列車只有每兩個時間一班，因此早上從家裡出發，及至傍晚時分才進門亦是常有的事。

我的母親接二連三的生育小孩，我的父親在充當保母之餘，即常常帶著我們一起去高爾夫球場。但父親多把我們安置在俱樂部之後，即逕自沉浸於打高爾夫球的樂趣中。

記得當時的會員中以今川州知事為首，尚有藤村警務部長、劉茂雲勸業課長等政府官員，其他的還有如櫻井、岩井等銀行家、川村律師、小出商行的、小出平左衛門以及小出錠市先生，另外似乎仍有黃銀松先生、藤黑勇先生的令尊等等。

當初闢建高爾夫球場時，只有七個球洞，一直要到昭和八年的夏天才完成全部九個洞的球場。而我當時只是幼稚園而已。腦海裡深刻記得第一次去時，父親帶我走過那好長好長的第五個到第六個球洞。

山上高爾夫球場，無論是哪一個球洞，其路線差不多是呈直線狀，只是這之間充斥著大大小小散佈林立的丘陵、山谷、小河流或者是低窪池塘等等，全長為三千碼，標準打數為三十六桿，但這是相當難達到的。

第一洞長為四二五碼，標準桿為四桿。當時使用的高爾夫球以及木製的球桿，要達到標準桿進洞是相當不容易的技術。

第二洞，路程並無任何特殊之處，大都是平坦球路或稍有淺水溝、沙坑等，亦為約五百碼標準桿五桿。不耐久候的我還有哥哥，總是會先一步到達目的地等等。父親的到來，不過，頑皮的我們在等待父親時，經常是在沙坑中，惡作劇的破壞如小小噴火口般造型的食蟻的巢，然後將它們趕出巢穴。

第三洞為一三五碼，但路程則須越過小橋流水，不過小河中是不見流水的。第四洞標準桿亦是三桿，長約二一五碼，但已有坡度甚陡，上面有綠草地的丘陵地了。是相當難的球洞。印象中父親都是以三號木球桿揮出高飛球，一舉越過綠草地。有一次，與父親同行的陳啟川先生揮出桿後找不到球，正想難道會是在坡地上的綠草地上嗎？最後竟是一桿進洞。

一般的球員平均一萬次機會才會出現如此千載難逢的一桿進洞，但是像我這般球技不佳，竟也有兩次這樣幸運的事發生。弟弟的球技生涯中，從年輕開始以至過六十歲了，才第一次達成一桿進洞的美夢，直嚷嚷著要請客。

在我居家的起居間，裝飾著一塊球公司所贈送的匾額，上頭嵌有當時使用的高爾夫球，時至今日每當憶起昔日情景，即不自覺的慧心一笑。

在四號球洞中，是整個高爾夫球場裡唯一一個有飲水地的地方，現在應是已無如當初湧出之冷泉水了。雖然水中略帶有鐵銹味，但卻足以讓當時在球場的人一飲解渴。

另外印像中尚有一則關於第四號球洞的事。有一天，父親與甫自日本留學歸國的叔父劉主祥，一起在繞過四號球洞時，叔父從球座一舉揮出右曲線球時，不慎打中當時正在割草的女工作人員。父親見狀立即自手提包中拿出水揚酸甲酯，迅速的跑過去查看情形，但幸好並未釀成大傷害。因為正在工作中的女工作員，為防止強日照射，頭戴有台灣斗笠且手腳皆綁有布巾，因而才得以避開可能會造成的傷害。當時，球場場地的保養都是以手推鋤草機整理，過長的雜草則是以鐮刀割除，勉強說起來那是一件相當辛苦的工作，以致於高爾夫球一般被認為是有錢人家的玩樂，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第五、第六球洞，因其才剛竣工不久，所以草皮的狀況仍稱良好。台灣氣候類屬高溫帶，因此並不是播種，多是採取草

皮移植的方式

第五洞的發球是從高台上往下打 此時可見連互綿延的中央山脈 以及曾文溪流貫嘉南平原的壯闊美景 除此之外 尚有從日月潭發電所的送電鐵塔林立其間 呈現出大自然與人工造景融合的一大美景

第五洞為四七〇碼 標準桿五桿

到了第六個球洞時 則是與第五球洞平行相逆的球線 在路程的左方有一如泳池般大的貯水池 距離約四五〇碼 標準桿亦為五桿

第七球洞則地勢起伏不定 為標準桿四桿 中型的球洞 但甚為模糊的是 記憶中並未有任何印象 我想應該是因為我早早即繞過此地 繼續往前至第八球洞的池子 因為那裡有小孩子時常釣魚的地方

但是那裡又經常有許多球技不精的球員會將球打進魚池 這時只見桿弟迅速跳入水中將球撿起來 父親在過世前一年來到美國時 即說要買一打會浮在水面上的球 記得當時的我 著實甚感困惑 在這裡 會浮在水面上的球等 並未聽過也未曾見過 或許是因為球的價錢比較便宜吧

但自覺丟臉的是 我並不曾親自買過高爾夫球 那都是在傍晚夕陽時分 興致所趨散步至附近的高爾夫球場的林園時 隨手撿起的一堆高爾夫球 在那時物資普遍不足的年代 直覺的反應即是無論是什麼東西 能再利用者則再利用 變成是一個「不會浪費」的人

第七洞是三〇五碼 標準桿是四桿 第八洞為一七〇碼 標準桿為三桿 最後一洞的路線 則是有許多送水馬達的建築物 從高爾夫球場即可耳聞送水馬達運轉時所傳來的迴轉音 長度為二五五碼 標準桿則為較容易的四桿

十五年前 整理父親的遺物時 在書齋中發現了一本高爾夫球的手冊 而手冊裡亦完整的呈現了當初高爾夫球場的樣子 這也才使得我幾近模糊的記憶漸漸清晰起來

我自美回台之際 總是多叨擾兄長 而在兄長的起居間 裝飾有一個金屬製甚為氣派的Bobby John優勝獎盃 那是父親所遺留下來的紀念品 是父親在山上高爾夫球場獲勝時所贈的獎盃 父親與其他球員的球技相較之下 仍是較厲害的 所謂障礙賽 對球技佳與不佳者來說 相差不甚多 父親因而樂於參加此類球賽 也在

其中屢次獲得優勝

當時的高爾夫球會員中 政治界的人士為數不少 父親並沒有自用的汽車 因此每當須較晚回家時 經常是由那些官員們或友人順道載父親一程 而父親亦在昭和九年時 乾脆自己買了一部自用汽車 以便往返球場

父親所買的車型是一九三四年出廠的龐帝克 並雇請了一位林姓司機 林司機的臉型長的非常像當時有名的「游手好閒」漫畫中的田河水泡 因此我們都謔稱他為林水泡

每到週末時 林司機會在將車駕駛至高爾夫球場的人口處時 鳴聲警笛數回 而後就會有許多在附近遊玩的青少年齊聚走近過來 自小即生長在相當貧苦的環境中 他們自是會努力掙一分一錢 而父親即會在他們之中 挑選一位體格佳者擔任今天的桿弟 他的工作即是伺候父親 並且負責搬運重的道具或者一些雜用品 通常他們也會來到父親經營的三多商社中工作 永松 長吉 文珍即是當時擔任過父親桿弟的年青人

身為一個桿弟必須在數小時的時間中 跟隨著球員 如此長時間的相處 自是容易看出這些年青人的性格與才能 而這也是父親聘請員工的方法之一

戰後 父親偶然北上淡水打高爾夫球 當時的桿弟即為李阿田 這個孩子出生於貧困的客家莊 想當然爾 他並部會說台灣話更遑論是日本話了 父親在球後即帶著阿田住進剛結婚的我的家裡 僱請他在我家幫傭 雖然他名為我家的雇工 但仍是讓他去上夜間學校 之後 阿田則去我的朋友在大學的研究室中擔任助理 而阿田也爭氣的自師範學校畢業了 又過了三十年後 阿田早已是台北市某大國小的校長了 在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他亦專程驅車南下參加喪禮 我在禮拜堂見到他時 骨碌碌的淚水不自覺的又再度落下 而阿田從被我的父親發現以來 至今三十餘年 如今他已是一個耿直忠厚的男人

話題再回到原點 當初的那位林司機 經常牽著我的手走過水源地的設施 而當時的所長豐田先生 亦是父親時常球敘之球友 而所長夫人則是一位在台南是相當有名的產婆 我的兄弟們皆是經由她來到人世間的 這樣的淵源下 像我們這般亂闖水源地亦不曾遭受斥罵

偶而 林司機亦會帶著我去看那些桿

曾經 造訪古戰場的芭蕉 懷念義經
一黨臨死之前的回憶「夏草 兵共 夢 跡」
(夏草與兵士已成夢中的遺跡) 每每誦
讀此句時不禁讓我感嘆「夏草 高爾夫球
迷 夢 跡」如此境似的憂傷 如今一切都
已遠去 徒留我帳然若失的淚痕

弟們聚集在一起吃午飯的樣子 有的孩子
便當中只有黃籮蔔鹹菜以及菜乾 另外甚
至只有荷包蛋如此簡單的配菜 林司機則
會以此說教我的浪費 而那一刻情景一直
深植在我心 久久揮之不去 所以到現在
我亦是簡單的飯菜 但妻子則經常為此發
牢騷 但是粗茶淡飯對身體較好 至今我
仍是非常的健康 無病痛亦不須醫生

因為山上高爾夫球場為九洞的路程
父親在出發後二個半小時即會返回俱樂部
不論是牛肉或者麵條 經常是狼吞虎嚥
的吃完 隨即又再趕赴未完的的路線 有
一天 父親又是匆匆忙忙的吃完午餐之後
又去打球了 無聊的我一時興起 拿起父
親喝的生啤酒一股腦兒的灌下去 一人口
真是糟糕 啤酒對小孩子而言一點也不好
喝 直覺地即將啤酒吐出來 也是因為有
過這樣的經驗 即使我長大後 仍舊是對
啤酒滴酒不沾

有一點脫離主題了 我的同事 是個
蘇聯工程師 他似乎曾說過 所謂的「
」在俄語中是代表女性的性器官 這即
是在取商品名稱時不能輕忽的一點

戰前 往美的航線上有一艘名為「秩
夫丸」的船次準備就航啟程 但也是因上
述同樣理由 而從「
」改名為「鎌
倉丸」 我想應當仍是有人記得這件事情
的

我只去過山上高爾夫球場打過一次球
而父親也因此買了小孩專用的球套設備
以及球袋給我們 球桿 五 七 九號球桿
再加上推桿共五支 即與櫻井先生還有父
親一同出發了 因為是生平第一次打高爾
夫球 球桿的使用方法勉強尚可 結果亂
七八糟 只是與他們相同在草地上打轉而
已 但不同的是 我並非如「自小即與眾
不同」的泰格伍茲一般有才能 能到七十
歲的今天尚如此熱愛高爾夫球 憑靠亦只
是當時的樂趣

現今的台灣社會已是相當富裕 且新
的高爾夫球場亦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但我
們的山上高爾夫球場卻早已消失不見了
因當時並未能順應戰時的體制 且適逢一
片撻伐奢侈的聲浪 如此的高爾夫球場在
台灣並非是相當必要的 在為了增產糧食
的應聲下而改成了芋頭田

旅居異國已然四十餘年的我 曾經想
過在某次回鄉探望的時候 即前往探視山
上的水源地 並尋找當初高爾夫球場的遺
跡